

1978年春,我去北京城南垂杨柳的乔宅拜访了我所仰慕的乔羽先生,从此结缘。乔羽先生人缘极好,业界昵称其为乔老爷。

我以为乔老爷是当代歌词领域的里程碑式的人物。

我以为“一首好诗不一定是一首好词,一首好词必定是一首好诗”。诗是读的,没有时间制约,不用人乐,因此也没有技法制约。而词不仅是读的,更是听的,是稍纵即逝的,而且要入乐。因此它必须要被技法所制约。所以,写词其实比写诗更难。

问题是我们现在有些词人是写不成诗的诗人改行的。而乔老爷是把词是当作诗来写的。他的每一首歌词都是一首诗,一首虽然稍纵即逝,但却能让人过耳不忘的充满了诗意的诗。像乔老爷这样把词当诗写的词人,还有陈晓光。

我和乔老爷还是酒友呢。虽然斗酒的次数并不多,但也有过八两一斤只是毛毛雨的过往。我以为这才是他能够写出“朋友来了有好酒,若是那豺狼来了,迎接他的有猎枪”如此肝胆、赤诚、无畏、深情的诗境、诗魂的出处。

我仰慕他,我们投缘。

2011年秋,在中国文联的领导下,我总策划兼总导演操办了《爱我中华·乔羽作品音乐会》,我的朋友、乔老爷之子乔方给予了大力协助和支持。同年,在我从艺四十周年的时候,乔老先生还亲切地为我赠言。

在《乔羽作品音乐会》中,我们选择了他的代表作《牡丹之歌》《心中的玫瑰》《思念》《人说山西好风光》《雄伟的天安门》《世界需要热心肠》《夕阳红》《说聊斋》《爱我中华》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《我的祖国》《难忘今宵》等,以及电影《刘三姐》的多首插曲。诸多知名的歌唱家参与了演出。

乔羽先生一生为听众留下了大量耳熟能详的好歌。记得他说过,他对自己作品的要求很简单,那就是写出来后,唱歌的人爱唱,老百姓爱听就行了。也许这就是乔老爷的歌之所以能深受老百姓喜爱,并能够传世的的真谛。

我小时候的家在醉白池东侧一条南北向小街的南头,家里有一大一小两只母小白狗,大的叫阿龙,小的叫小龙。小街一亩多宽,长而幽深,没有路灯。

那几年父亲托开汽油版的老板,将事先联系好的在各乡镇肉店里的猪内脏带回来,大部分转送上海,剩下的给本地几家小饭店。过一段时间,父亲会在某个晚上去几家饭店将欠账的款子收回来。每当在离家还有段距离的时候,阿龙和小龙似两重唱那样冲着来路发出的细微声音警惕地狂吠。

这时父亲故意地咳嗽一声,或说声叫啥叫?它母子俩就会立马停止警告,兴奋地向我父亲飞奔过去,前扑后拥地异常亲热。这幅夜色中的狗狗看家护院图,我还解读出是阿龙对小龙看家护院做的传、帮、带。

而在那食品十分匮乏的困难时期,一次我家已养了两年的狗狗欢欢外出觅食,归来时一阵阵地惨叫,我出来一看大吃一惊,它的后腿已被人打断,地上还有点滴血。住在同一屋檐下的邻居劝我父亲:汤伯伯,有人动它脑筋啦,这年头看中它的人不少呀,倒不如你自己趁早杀了它改善一下伙食。欢欢有灵性,它哀哀地望着我父亲,痛苦地哼哼着。父亲默默欢欢良久,蹲下身

抚摸了一下狗头对我说,包扎一下,好好看护它,别再让它出去。那年,我为大女儿租赁五十多亩土地种树盖屋,让我老婆帮着看守管理。那地方离家较远,老婆必须住在那里,女儿就带去一只半大的小黄狗和我老婆作伴。刚开始老婆为小黄狗一天买一只猪肺,烧熟了给它吃,见它吃不完,就改为两天买一只,直吃得它膘肥肚圆,毛色光泽油亮。

现在,除了百里挑一的狗们经过特殊训练,成了军警和防震救灾的狗界精英外,大多已改行不再充当看家护院的卫士,转

前几天收到北京人艺成立70周年的院刊。首页就是院长、导演艺术家任鸣

《踔厉奋发、笃行不怠,开辟人艺新时代》祝贺文章。配了一张照片。照片中,高高大大的他站在书柜前,灰色的西服,内里一件红色T恤。脸上带着他招牌式的微笑,朴实、谦和。每次见他都是这样。昨晚,半夜醒来,接到朋友微信,“北京人艺院长任鸣逝世:35年70多部戏……”风吹落叶,斯人去矣!只是何其之速!让你不敢相信,不愿接受!62岁,该是艺术多么炉火纯青的年华!

北京人艺,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家国家话剧团。70年风雨阳光,曹禺老舍焦菊隐……《雷雨》《龙须沟》《茶馆》《蔡文姬》《狗儿爷涅槃》《天下第一楼》《李白》《知己》……那是一个怎样群星璀璨的艺术星空,一片怎样文化深厚的艺术土壤!在我心目中,北京人艺的院长,不是一般的艺术表演团体的院团长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,而是一家老店的掌柜,就是《茶馆》里的王利发,不但要把这杯飘香的茉莉花茶泡好,而且要招待口味随着时代变化的

而成了人类的新宠。以我女儿养的狗为例,给它领证、打疫苗、买狗粮、定期去宠物店洗澡、修剪美容、病了上宠物医院,一年的费用着实不少。无论是婚丧喜事亲朋聚会的场合,我也常见养狗的人,会将餐桌上吃剩的美食带回去让“新贵”们享用。现在养狗的人大多把狗当作自己的儿女,面对它们自称是爸爸或妈妈。他们为爱犬穿上漂亮的衣服牵着去公园溜达时,如果毛孩子蹲下便便,甘当狗们的铲屎官。也看到不少狗狗上了视频成了网红,它们能“养活”自己,也为主人开掘了财源。

人们对于狗的口碑褒贬不一,比如京剧《红灯记》中李玉和当着鸠山的面,痛斥叛徒王连举,“你这条癞皮狗!”比如人品出了问题的时候,被骂“猪狗不如!”“狗到天边改不了吃污(屎)”“狼心狗肺”等等,甚至在那特殊年代,还把一些干部骂成“忠实走狗”。其实狗品是很不差的,即便它的主人穷得揭不开锅,已顾不上紧随自己的小跟班了,可它忍饥挨饿,还是对主人不离不弃,到外头自找吃的,回来还守着主人。

狗是忠义的化身。千百年来古人以忠孝节义来教示后人,以致现在有人愿意把自己比作狗。当然,以前那些被称作光棍的人,也被叫作“单身狗”了。

其实从狗生也能看到人生。

海边村把游泳叫作浴身,浴身学的是狗爬式。什么叫狗爬式,就是像狗一样游水,头露在水面,两只手朝前直伸,十指并拢,向后划水,两只脚往后蹬水。天热得地都烫了,想玩水,就征求父母意见。这是面子,给他们面子就是给自己机会。征求好意见,我们下了河,用手划,用脚蹬,一次、两次、三次;一天、两天、三天,突然感觉人不沉河底了,有点惊异,心里却暗想自己本事大。学会浴身的一个标志,就是身体不下沉了,好像人有了浮力。其实,浮力一直存在的,只是没有找到呈现方式罢了。听人说,人是从水里来的。既然是从水里来的,应当会浴身,就跟水里的大鱼小鱼一样,游东游西,游高游低,都是随缘随意的。学会了浴身,表明我们就和水重新建立了友好关系。

浴身了,到了河边,先赤脚,再赤

一个掌柜人的远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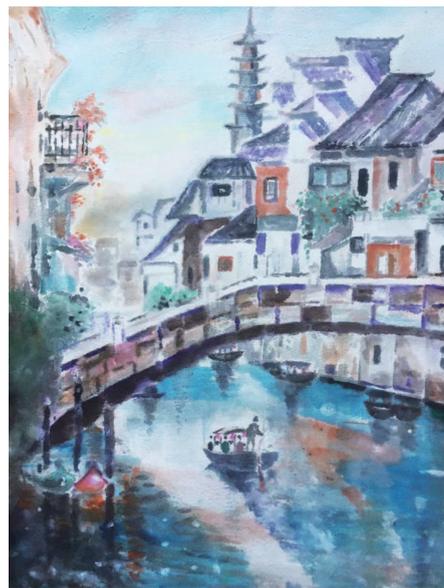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小忆任鸣

毛时安

八方来客。作为一个掌柜人,任鸣尽心尽职,守住了北京人艺这样一块金字招牌,一块有自己文化底蕴的老招牌。北京人艺一是它厚重的民族化的现实主义戏剧传统,二是浓得化不开的“京味”。在北京人艺他导演的第一部戏是吕齐主演的《回归》,接下来便是林连昆主演的《北京大爷》,日后的《金鱼池》《北街南院》《全家福》《玩家》……他延续了北京人艺艺术衣钵,俗话说,创业难,守成更难。在这样一个年代,恪守传统,传递下去,征服观众,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。

任鸣不是那种才华横溢、个性飞扬跋扈的艺术家,他内敛厚重沉着,更像一个勤勤恳恳的工兵,挖坑道,掘掩体,排雷抢险,以他的忠实,守住了北京人艺那块牌子!诚如他自己说的,我不希望走捷径,就愿意简单、本分、老实地走。18岁梦想启航,42年执着坚守,98部舞台作品,甚至不惜高中毕业休学,以3年的等待,等到中戏导演系的招生轮回。在这老实本分的背后,是他对艺术始终不渝的爱的初心。

任鸣守正,但不保守。在恪守艺术传统的同时,不拒绝时代的八面来风。在艺术上他包容和开放,先后导演了《我爱桃花》《第一次亲密接触》《燃



水色古韵 (水彩画) 周宪法

身,后脱短裤。第一次在同伴面前脱,有点别扭。第二次就不斯文了,直到有人在喊:前面有个女孩子来了!所有人一听到,就像一群鸭子,噗噗地往河里跑,只留下一个头在水面看究竟。

浴身学会了,我们先请父母来见证。那意思分明,你们不教,我们也学会了。父母来了,站在高高的河岸上,交头接耳,指指戳戳,那场面真叫一个壮观,一个气势。开始比赛,先比的是谁游得快,再比打水仗,两人对打,眼前满是水花,对方呛水了,逃跑了,就算胜利了。赢的人都举起右手,大人们高喊好,好。他们希望赢的人是他们的儿子。这次过后,我们心里就希望别人来

烧的梵高》等一些现代意味很强的,散发出时代青春气息的作品。他以《知己》为起点,在《我们的荆轲》《司马迁》中探索历史剧新的可能空间。《玩家》他追求新京味的开放性和现代性。经典剧目《日出》《玩偶之家》《榆树下的欲望》也不断亮以崭新的舞台呈现,激发起观众的激情。

在北京人艺和戏剧艺术遭遇时代审美急剧变化的严峻挑战时刻,在曹禺、刘锦云、张和平之后,他成了北京人艺第四任院长。朋友说,他是一个看见蚂蚁都会绕道的好人。院团长一要吃苦肯干,二要有视野开阔,三要有亲和力。任鸣以他勤恳、奉献和友善的亲和力,感染了北京人艺的老老少少上下几代艺术家,赢得了他们器重和尊重,撑起了北京人艺这家70年老店的门面。前两天北京人艺70周年庆典,在北京人艺70华诞庆生以后,怀着对北京人艺愿景美好憧憬,离开了他掌柜的这家老店。以生命践行了自己“我热爱人艺,并且会用自己的一生去热爱它,捍卫它”的就职发言。

而我,总是记得他脸上挂着的谦和朴实的笑容……

尊重与纵容 我是一个水塘,你是一个水塘,两者互相并列,互不侵犯。彼此尊重,水塘就变成了一个海,给人空间,实际是给你自己一片自由。尊重就是距离,没有距离,即使是同林鸟,也会各自飞。

教育断想 虹影 英国家庭对待子女是这种方式,让成年子女独立,子女有了家庭有了孩子,最多只在出现特殊情况时帮助照料孙辈。中国家庭一般则是包养后代的后代,认为是应尽的义务和责任。

惩罚与奖赏 母亲从未打过我,但母亲总是冷眼看我,仿佛她一生的不幸都跟我有关,这是我18岁前的真实感受。18岁生日那天我知道了缘由,因为我是私生女,她得承受家里、社会对她终生的惩罚。

有一年她的生日,我专程从英国赶回去,给她在鹅岭公园大办生日,她说那是我给她的生我养我的奖赏。我别过脸,不敢让她看到我眼睛红。

我第一次听到“黄金棍下出好人”这句话,是来自我的初中化学老师,他在家打逃学的儿子。老师宿舍就在我们的教室东北方向,有一坡二十多步的石阶。他边打儿子边说这句名言。当时正是课间休息,他在气头上打儿子,不知石阶下面有那么多观众。

多年后,我遇到一个同学,说起旧事,她说化学老师的儿子考上重庆大学。

我女儿出生后,我给她讲这个故事,她做错事后,主动伸出手来,要我惩罚她。我没有。我对她说,我会惩罚自己,把自己关在屋子里,你在屋子外思过。

空间阻隔,让两个心系一起的人,独自思想,所发生的事,这样的效果比体罚有用。

在我的成长过程中,我从未得到过母亲或是父亲的奖赏。我也很少得到学校里的奖赏。就像前段时间,有国内的杂志约稿,说到他们有两年一度的奖,我说我从未得过奖。编辑很吃惊。我是边界外的人,从这一点来看,也未必不是好事。

每个人在生命各个不同阶段对阅读的需求是有所不同的,但即使是同一本书,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来读,亦会有不同的感受和体会。我本人童蒙时代就在家父诱导下开始零星阅读《诗经》里的一些诗、国学中的启蒙读物、唐诗、宋词及诸多彰显真善美主题的童话故事,当时虽囫圇吞枣一知半解地读,但从中得到的趣味快乐,那种超出庸常生活的体验终生难忘。20世纪60年代初我进入中学,那是青春生命的多梦季节。我生活的市区东部,有座图书馆,兼有一间百余平方米的阅览室,我每星期日或节假日都带着借来的书在那里泡上一天,课后余暇也常来这里。当时,社会上正流行一批后来被称作“红色经典”的文艺作品,代表性的长篇小说有《红旗谱》《红岩》《红日》《青春之歌》《创业史》等等,还有一系列我十分景仰的散文作家,如杨朔、秦牧、刘白羽、袁鹰、碧野等作家的作品,诸多散文作品中的许多章节我至今仍可背诵。

阅读应该是一种悦读,要发自内心地对一本书产生爱的情愫,读起来才会入脑、入心。一部好的书,有多次读、反复读,才会领其要旨。回望几十年来本人徜徉“书山”的经历,深切感到,读书对塑造一个人的气质倾向和性格志趣的形成。对于当今世界一个人成功的标志,我历来无意妄加品评,倘若以坊间约定俗成的标准——精神与物质层面双赢论,我以为目前还没有“成功”的人,也许是因为运气不太好或是时机未到,但是成功人士绝不只是因为运气好,更重要的是,他们大多喜欢读书,属知书达理之人。

书香致远 王本道

明白,不需要有人专门教导的。与浴身一样,牵涉到了人的本能,到一定程度,都是无师自通的。有的“通”了不算,还创造性地发展了。后来,只要女孩子来河口,我们就偷看女孩子,还议论哪个好看。

后来浴身,我们穿了短裤的,穿了就是男孩变成男人了。我们吵着让母亲做有颜色的裤子。夏天还没有结束,我们再一次浴身时,都穿上了花花绿绿的短裤,像是岸边野草花朵的招展。大家认为神奇,神奇什么?大家打探到,原来我们穿的裤子跟女孩子穿的裤子是一样的。

从小喜欢画画,不少同学就请我将连环画上的人物描下来,供他们刻花样。

童年的游戏 责编:王瑜明